

小住息風塵

阿濃

阿濃（一九三四年生），原名朱溥生，退休教師，寫作文體多樣，曾獲香港兒童文學雙年獎、冰心兒童文學獎與陳伯吹園丁獎，又曾五度被中學生票選為「最喜愛作家」。現居加拿大繼續寫作，近作有《一個寂寞的晚上》（二〇一八）、《惡人——阿濃輕小說+變奏》（二〇一八）等。

這幾年多了往外地旅行，因年齡關係，自問沒有精力去自行安排食宿交通，一切都交旅行社去辦。

在旅行社的行程單張上，有一項是重點標明，就是住宿的酒店是三星、四星還是五星、六星？其實不論是多少星，我們待在酒店的時間很短，最要緊的是地方和床鋪乾淨，能睡一個安穩的覺。

大部分的酒店格局大同小異，給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西方國家小城市的B & B，中國小城

的民宿。地方特色加家庭式經營店主的殷勤，都使我長久不忘。

曾在泰山頂見到一間賓館，小小的門面，幾塊牌匾，卻已使我駐足。

賓館的名字是「來今雨」，出典遠遠來自唐朝的杜甫。那年這位大詩人臥病長安旅次，雨下得大，又連續多天。杜甫記述濤聲境況說：「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意思說朋友們此前下雨也來，現在下雨卻不來了。後來稱早已認識的朋友為「舊雨」，新結交的朋友為「新雨」。兩種朋友合稱「新知舊雨」。賓館名「來今雨」，是歡迎新朋友的意思。

店門兩旁是一副對聯：

相逢皆萍水

小住息風塵

公元六百七十五年，唐高宗上元二年，年方十四歲的神童王勃，往高趾省親，路經南昌。適逢重陽佳節，一位姓閻的州牧在當地名勝滕王閣上宴客。本意想炫耀女婿的文才，事先寫好了一篇記述此盛事的文章。他假意邀請賓客們撰寫，王勃也不客氣，一揮而就，就是有名的《滕王閣序》，其中有句曰：「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也就是這上聯的來歷。

東漢的秦嘉，有一個很有文學修養的妻子。秦嘉因公事奔波各地，寫信給妻子訴說思念。信上說：「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風塵僕僕地奔走四方，不是他想要的，所以很不快樂。「風塵」在旅途之勞碌，大概自此始。

站在這樣的一間小賓館前，一下子就有這許多文化帶來的聯想。這又豈是五、六星酒店能提供的。

載陶然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集選·散文卷》（上冊）（新加坡青年書局、

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聯合出版），二〇一二），頁四至五。

鍛句煉字是禮貌

董橋

英國名門貴族小姐 Jessica Mitford 思想進步，行為叛逆，一度信仰共產主義，離開英國嫁給美國猶太裔律師 Robert Treuhart。一九四九年，美國加州奧克蘭市一名十八歲擦鞋黑人被警察誣告謀殺一名白人藥劑師。那批白種警察施毒計羅織被告罪狀，審訊期間陪審團是清一色的白種人，被告罪成判處死刑幾成定局。Treuhart 自願替黑人士庭辯護，Mitford 負責搜集證據證明案發之時黑人青年不在現場，結果勝訴，無罪釋放。夫婦倆揚名遐邇。這是黑白名片 *To Kill A Mockingbird* 的情節，很是動人。Jessica 後來成了名作家 *The American Way of Death* 瞬間暢銷。她接受記者訪問時說，她的原稿多經丈夫修飾，說他文法與造句都比她強。Treuhart 則說這種差事不做也罷，改文章惹得他們吵了好幾次架；拿文章請人大力斧正，其實口是心非（People who say 'be unsparing in your criticism usually don't mean it.'）。

寫作用心者大都字字如琢如磨，豈容他人隨便潤色。「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萬一真碰到高手救此一字，那是沒話說了，只得拜服。寫作確要自愛，率爾操觚之作拿出去見人終歸要後悔的。袁枚《小倉山房詩集》有〈遣興〉詩說寫詩推敲的景況：「愛好由來落

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還是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文壇老手也不可不鍛句煉字，恰似白髮阿婆不減少女心態，非修飾乾淨不肯見人。琢磨文字是對拜讀大作的人應有的禮貌；在吳明林所謂「新聞變作文，作文變默書」的社會裏，這種公德心更應該慢慢培養起來才是。Vladimir Nabokov 慨呼言之，有勇無藝之庸才獨愛炫耀文章初稿，此舉不啻逼人傳觀濃痰（Only ambitious nonentities and hearty mediocrities exhibit their rough drafts. It's like passing round samples of one's sputum.）。

寫作的確是要從小處着手。中文的虛字、英文的介詞，都是關鍵。最近讀柳存仁先生的一篇文章，說到五十多年前北平清華大學出過一次入學考試的英文試題，只要考生填寫幾十條語句裏的介詞，結果英語不及格的人很多。柳先生這篇文章談的是一部九十年前香港出版的英漢辭典，是莫文暢編著的《達辭英漢字典》，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出版。所謂「英漢」其實是「英粵」，柳先生舉出好多句子都很有趣，其中教人拍案叫絕者是英文的 *by hook or by crook*，莫文暢譯為「扭足六壬，用盡八寶」！足見此公煉字之精。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載《英華沉浮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頁二一八—二二〇。